

马王堆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成书上限

★ 高也陶* (澳门协和医学诊疗中心 澳门)

摘要:学者们普遍认为马王堆医书是《黄帝内经》的雏形,从而把《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推迟到西汉中晚期。文章探悉了马王堆医书和《黄帝内经》的内容,以及《史记》所载的马王堆墓主人生活时代的医学状况,证明马王堆医书与《黄帝内经》之间不存在前后关系,可能比《黄帝内经》更晚,不足以成为《黄帝内经》成书之上限。

关键词:马王堆医书,黄帝内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图分类号:R 222.31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ed on the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from Ma Wang Dui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imes of Huang Di Nei Jing Compiled.

GAO Ye-tao

Xie He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re, Macao.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from Ma Wang Dui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Scholars universally consider it is the one of the source of Huang Di Nei Jing and suspend the compiled times of Huang Di Nei Jing to the middle and lat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paper argues there is no fore and after relation between the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from Ma Wang Dui Tomb and Huang Di Nei J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s from the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and Huang Di Nei Jing, and the social and medical condition of the owner Ma Wang Dui Tomb on Sima Qian's Shiji. The compiled times of the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from Ma Wang Dui Tomb is not capable to become the upper limit times of Huang Di Nei Jing compiled because it may be late to Huang Di Nei Jing.

Key words: Unearthed medical books from Ma Wang Dui Tomb, Huang Di Nei Jing, Shiji

1975年公布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六篇医方帛书及帛画导引图,从字体来看是秦代文字,可以推测是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后抄写完成的。墓主人以医书陪葬,足见其对医书的珍视,同时也证明当时人们还在使用这套医书。于是有人认为,如果《黄帝内经》当时或此前已经形成,应该也会被当作陪葬品的。

由此推论,《黄帝内经》只能成书于公元前16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西汉终于公元8年)。但在《汉书·艺文志》里已经有了《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的书名,于是有人把《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限定在公元前168年后到公元8年前之间的时间里。

上述推论,乍看似乎有点道理,也一时令国人对《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语塞。但是,仔细思量,仍然值得商榷。

1 马王堆医书抄写时代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用秦代文字书写,亦出现过汉隶抄写。《刑德》乙篇有“孝惠元”(194 BC)的纪年^[1]。同时出土的《老子》有两种抄本,甲本的文字介于篆隶之间,文字没有避汉高祖刘邦的“邦”字之讳,因此抄写年代应在刘邦在位之前,即秦末汉初之际。乙本的文字是隶书,避“邦”字讳,但并不避“盈”、“恒”字讳,应抄于刘邦在位时期^[2]。说明陪葬的文字传抄时代不同。

2 汉史未载《黄帝内经》的成书

上述理论把《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限定在公元前168年后到公元8年前的西汉时代,可是当时政治强大,社会较为稳定,国家体制完善,却没有任何医书编纂之记载。

3 秦简旁证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代竹简,其中《编年纪》53简,逐年记载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306-217 BC)间秦统一六国战争大事及墓主喜的生平经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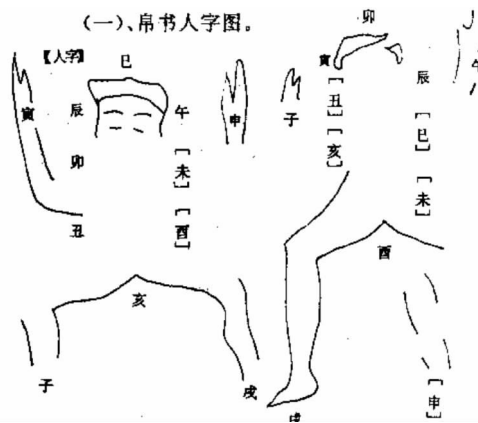


图1 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人字图^[3]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一部《日书》，该书中的一种人字图与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人字图(图1)相似，十二辰在人体的部位相同，但是，睡虎地秦简图比马王堆帛书图更为详细，而且还多出注释。后入土马王堆文物竟然比先入土的文物还要不成熟许多，以此为据，足以证明马王堆汉墓主人在世时，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他手中持有的医书更为完善的著作。

4 当时社会状况

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淳于意(205?~150 BC)与马王堆出土医书的墓主人几乎是同时代人。淳于意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司马迁以他与扁鹊同时立传是极有道理的。可惜后人对他研究不多，重视不足。

当时，许多医生是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具有医术。淳于意显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中人，以至差点受肉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女儿缙萦上书，汉文帝感动赦免淳于意后，下召问淳于意有关医学的许多问题，皇帝直接过问医学专业，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淳于意对汉文帝的问话，一一作答，司马迁记载于《史记》之中。淳于意回答汉文帝的记录，可信的程度是极大的。

淳于意的老师公乘阳庆，七十多岁，富贵人家，“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家中竟无人知道他有医术，甚至不知道他藏有医书。他把医术传给淳于意时还小心叮嘱，千万不要让他的子孙知道此事。公乘阳庆把他的“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向淳于意传授。这些书是：《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

许多学者说《史记》没有提及《黄帝内经》，但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多次提及黄帝脉书。在公乘阳庆向淳于意传授的这些书中，如《脉书上下经》、《奇咳术》(可能当为《奇恒》更妥，作者注)、《揆度》、《阴阳》等在《黄帝内经》中也多有提及。按照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行文的上下逻辑，这十部书即属于公乘阳庆传下的“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范围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还记载了淳于意在传承公乘阳庆的“黄帝、扁鹊之脉书”之前，也曾四处参访，拜了许多名师，学过一些医方，后来公乘阳庆对他说，“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即把以前学的那些方书全部扔掉，都是错的!

如上所述，马王堆汉墓主人生活时代，社会上有许多医书或方书私下秘密流传，肯定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祖传医术。马王堆汉墓主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得到，甚至看到“黄帝、扁鹊之脉书”，得到的可能只是部分笔记，或者当时某医学流派之传承，以此片面之证据，根本不足以判定《黄帝内

经》成书年代之全豹。

5 《黄帝内经》中提及的医书

《黄帝内经》中提及的医书如下：

《脉经上下篇》：见《素问·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上经》：见《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素问·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下经》：见《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素问·逆调论篇第三十四》，《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素问·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本病》：见《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

《金匱》：见《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揆度》：见《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奇恒》：见《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针论》：见《灵枢·官能第七十三》

《九针六十篇》：见《灵枢·禁服第四十八》

《经脉》：见《素问·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经论》：见《素问·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九针之经》(《六经》?)：见《灵枢·口问第二十八》

《太始天元册文》：见《素问·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大要》：见《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第七十一》，《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灵枢·卫气行第七十六》(后二者与前运气七篇之二均提及《大要》一书，可见其作者均读过)。

上述14篇医书显然是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就流传于世。在历史上，这些书再也没有出现过。而这些书不但未在马王堆汉墓中出现，且仅就篇名来看，似乎与马王堆医书就非一类。

6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分析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15种，全部无名，后由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命名。日本有学者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上几乎每一页都有另一粘上的所谓残片，那些字都是“反”着的。将所有出土资料加以重新排列，整理出马王堆医学帛书新结构。因此他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可能读错了。^[4]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命名医书如下：

帛书卷一所载医书5种：《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帛书卷二所载医书3种：《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与甲本基本相同)、《导引图》。

帛书卷三所载医书3种：《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以上3种各为一卷帛书。

竹简医书3种：《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

木简医书1种：《杂禁方》1种。

15种医书现在理解为六大类：经络，脉法，药方

(含祝由),养生,产科,房中术。其中生殖本可与房中列为一类,但《胎产方》一篇几乎完全讨论女性怀孕过程及用药,又与房中术写在不同质量的材料上,故将其分成另一大类。

3种竹简全部是房中术,木简1种文字很少,写的是用符咒治疗夫妇不和、妇姑相斗、婴儿啼哭和恶梦侵扰,巫术味道甚浓,但中国至元朝(1271~1368)医学还分祝由十三科^[5],且帛书中的药方内容中也有许多这方面内容,就将药方与祝由放在一起,权归为临床治疗一类。

从上述分类观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古老内容,以简为多,房中术3种均在竹简,木简1种,实为符咒。(2)晚近的医学内容,写在帛书上。正好符合简与帛的不同发展阶段。书写先是用简,以后发明帛。帛一定是在具有相当的技术和生产力后,才有可能成为书写文字的载体。

仔细阅读马王堆出土15种医书,其中与《黄帝内经》篇章相同,以一问一答形式写成的医书,只有胎产方与房中术3种中的2种(《十问》和《天下至道谈》)。因此,或者可以推论,越是古老的文字篇章,越是以问答形式书写而成,越是可能出现在简上。马王堆出土医书的其他部分,显然其抄写时代要比上述三者要晚。《十问》中提到秦昭王和齐威王,秦昭王的时代是(324~250 BC),齐威王的时代更早(约378~320 BC)。因此,马王堆出土竹简《十问》的创作时代,最早也不会是在公元前250年前后。马王堆汉墓主人死于公元前168年,之间相距仅82年左右。如此短的时间,甚至可以怀疑其作者就是与墓主人同一时代之老一辈人物。

因此,我们看到,在问答形式文体存在之时,同时存在有非问答形式,说明至少同时存在两种著述的方式。但从马王堆出土15种医书看,非问答形式的书是记录在帛书上,而帛书的成本高、制作工艺细致和使用时代明显比竹简要晚。不能不怀疑书写帛书者,为了节省材料,只记载有意义的文字,而去掉了问答形式。从而,发展出更近于现代的文體。

《十问》中的十组问答人物,黄帝出现四次,尧和舜(一组)、禹、彭祖、帝盘庚(殷商帝王)、秦昭王和齐威王各一,跨度之大,至少2000多年。又包括了历史上几位著名的人物,显然作者是特别用心选择,凑齐了十组问答。为何十数,下面再谈。

房中术的另一篇《合阴阳方》开首文字为:“凡将合阴阳之方”,不是讨论理论,而是讲授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治疗方法、药方。因此,或许可以推论,当时的医学著作论方,不必或不是用问答形式写成,或者因为方子简单,药、咒直接对症状,就可不必用问答形式。

马王堆出土医书有那么多多的医方,打破中医界长期以来的说法——“仲景之前无方,仲景之后有方”。再仔细思考与比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

阳十一脉灸经》以经脉论病治的写法,更接近张仲景的《伤寒病杂论》的写法,而不是接近《黄帝内经》。张仲景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公元219年。其去世之年相距马王堆汉墓主人的去世387年。

《黄帝内经》181篇,内容广博,在论述医学理论和技术时,无一字涉及巫术、符咒、祝由与房中术。是因为《黄帝内经》晚出而更医学化,还是因为一如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载的公乘阳庆对淳于意说“尽去而方书,非是也”?作者认为后者可能更大。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淳于意回答汉文帝临床治疗的25例病案,无一例涉及巫术、符咒、祝由与房中术,说明淳于意对这些方法的轻视,说明公乘阳庆传授给淳于意的“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与马王堆出土医书完全不同。后者或许正是公乘阳庆要求淳于意“尽去”的方书。公乘阳庆强调自己所传是“黄帝、扁鹊之脉书”,正是有所区别于其他之书,并要求淳于意“尽去”他以前所学的方书,说明公乘阳庆知道存在其他的非正统的,非是的医书。

7 《十一脉灸经》与《黄帝内经》十二经脉

马王堆出土医书只有11条经脉,细节与《黄帝内经》有不少出入,研究者普遍认为,“反映了当时经脉的概念很原始、很简单,还没有形成上下纵横联络成网的经络系统的概念,但是《十一脉灸经》这些记载与《灵枢·经脉》篇中十二经脉的理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20]马王堆出土医书是《黄帝内经》之前源。上述看法实际是忽略当时社会现实情况,以为当时如当今社会,国家统一教材,学生学的都是一个理论。非也!

马王堆出土医书十一经脉与《黄帝内经》的十二经脉是不是具有先后关系,或者孰先孰后,或者是同出一源,或者是另有渊源。有几点可以明确:

(1)马王堆出土医书已经明确三阴三阳。见其《阴阳脉死候》:凡三阳,天气也。凡三阴,地气也。诸如此类,还有不少。其对人体之阴阳九窍十二节概念也与《黄帝内经》基本相同。

(2)马王堆出土医书有明确的对五行的概念,如五味:“酒食五味,至五而止”。在《胎产方》中述:“怀孕……四月而水授之,乃使成血……五月而火授之,乃使成气……六月而金授之,乃使成筋……七月而木授之,乃使成骨……八月而土授之,乃使成肤革……”显然是五行所表,与《黄帝内经》所指五行完全不同。足见另有渊源。而且《黄帝内经》没有怀孕过程篇章。

(3)马王堆出土医书强调了四季对人体的影响,这点与《黄帝内经》是相同的。如马王堆出土医书的《却谷食气》篇,对四季及日夜食气均有特别讲究。这种养生行为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时尚。屈原

(约 304 ~ 约 278 BC) 在《离骚》中有句:“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以旁证。

(4) 马王堆出土医书的月建与《黄帝内经》基本相同。如图 2。重要的是建寅为正月。此为夏朝的月历,现在仍然在使用,因此,农历有时也称作夏历。周朝的月历是以十一月,即子月为正月。子是地支开头,在月份中不是一年之头,而在十一月份,这是保留了周朝之痕迹。汉初为何不改过来,可能是以为是周公制定,尊重他老人家吧。

据钱穆考证:秦朝仍然保留了周历,以子月为正月,汉初仍然沿续,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104 BC)年才确定使用夏历。因此,以寅月建正月绝对不是马王堆汉墓主人时代的事情。而是在他死后的 64 年,汉武帝才将周历改为夏历。钱穆在其考证《周官经》著作时代时,认为只有在战国中晚期的晋人有此习惯。钱穆同时认为,春秋时代人们只是重视太阳,而不重视月亮。只有到战国后期,阴阳家一阴一阳的配偶理论盛行时,才抬出月亮来比对太阳。^[6]这是钱穆推论《周官经》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论据之一。已经被学者普遍接受。

建 巳 四 月	建 午 五 月	建 未 六 月	建 申 七 月
建 辰 三 月	南		建 酉 八 月
建 卯 二 月			建 戌 九 月
建 寅 正 月	建 丑 十 二 月	建 子 十 一 月	建 亥 十 月

图 2 马王堆出土医书的十二月建顺序图

值得注意的是《却谷食气》篇提到了:“圆者天也,方……”,“方”字一句后面失三字,无疑是“方者地也”。天圆地方的概念《黄帝内经》里面也有,同时把这种概念引入人体解剖学。显然在此处,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与《黄帝内经》作者产生了分歧。主导思想是一致的:上为天,为阳,下为地,为阴;手为天,为阳,足为地,为阴;人腰以上为天,为阳,腰以下为地为阴;但是,《黄帝内经》的作者没有因此把三阴三阳的概念改变,手与足仍然是三阴三阳,而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为了更加精确地满足上述概念,将手三阴中取去一经,手厥阴经,以满足天圆地方及天干地支:天干 10 个数,地支 12 数。

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与《黄帝内经》作者都

很明确三阳为天,三阴为地,三者,天、地、人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阴阳的理论前提,由此推出左右手足三阴三阳,必定是十二经脉。十一经脉论只能是从十二经脉演变而来,而绝对不可能像今天大多数的学者以为的那样,古人是一根根地发现经脉,十一比十二少,所以,十一必定在前面,十二必定在后面,把古人发现经络当成今天科学家逐一发现新元素,可能是要让古人笑掉大牙的!

虽然,《黄帝内经》还是保留了天圆地方的思想,如《灵枢·邪客第七十一》:“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但是,《黄帝内经》继续保留了十二经脉的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可能是春秋时代到战国晚期时代之人,或者两个时代相交之际,既保留了太阳崇拜,又吸取了阴阳相合。但是,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是在十二脉的基础上,按照天圆地方的象数和天干地支的术数,从手三阴中去除了手厥阴。

为什么去除手厥阴而不是其他,不是因为手厥阴心包经的不确定,或者当时没有确定,而是因为手为阳,腰以上为阳,为天,厥阴是阴中最弱者,自然抵挡不住强烈的阳而消遁了。显然,在阴阳理论最为盛行的时候,马王堆出土医书的作者对十二经脉作了符合这一理论的修改。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马王堆出土医书不足以作为证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主要证据,或许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绝对不可以作为限定《黄帝内经》成书上限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陈松长. 从湖南出土简帛看秦汉之际的隶书风貌, (2008 - 12 - 15) [2009 - 01 - 0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7%8E%8B%E5%A0%86%E5%B8%9B%E4%B9%A6>
- [2] 陈育民. 校勘《老子》「避讳字」二则, (2008 - 12 - 15) [2009 - 01 - 0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7%8E%8B%E5%A0%86%E5%B8%9B%E4%B9%A6>
- [3] 鲁兆麟, 黄作阵校. 马王堆医书[M]. 见: 中国医学名著珍品全书, 1994 (2008 - 07 - 26) [2009 - 01 - 03]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234739>
- [4] 日本汉方医学专家: 马王堆医书读错了 (2006 - 11 - 14) [2008 - 01 - 02]
<http://tech.sina.com.cn/d/2006-11-14/10321235982.shtml>
- [5] 高也陶. 中国古代医学考试管窥[J]. 中华医史杂志, 1991, 21 (1) 17 - 18.
- [6] 钱穆. 周官著作时代考[M]. 见: 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19 - 493.

(收稿日期: 2009-03-18)